列娜·伊布朗别克娃
加利勒·塔里韦杰夫
扎赫拉·穆烈尔塔里韦尔基

# （卡拉盖） 头巾。所有关于头巾的某些事物

头巾是一种穿戴打扮，是女人们用来包头或者覆盖整个身体的---在世界上有很多。在阿塞拜疆也不少， 其中包括欧尔配克、沙尔、叉沙埠、面纱、头巾。在千变万化的时代，它们变的或多或少的重要和抢手，但是头巾是一直保持有意义和被需要的。同样的头巾和其他覆盖物有什么区别呢？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个—这是材料。头巾应该是由天然的丝制

成的，它有一种固定的种类，一直以来被称作“卡拉盖伊别以”—丝绸头巾。丝绸头巾由没有染色的丝线制成，这些布匹丝线编织的密度必须是每平方厘米28-30根线。

第二——这是形状：头巾必须是方形的，由一整块丝绸布面制成。

第三—这是尺寸：头巾必须要大，但是不能超过160cm。

另一个特点——这是色调：根据不成文的传统头巾整体染色，要么，仅仅在它的边缘的整个范围保留白色。

头巾最重要的属性是图饰：头巾必须有几何图饰或程式化的植物装饰，必须要充满在一定的技术上，这个技术在阿塞拜疆被称作《巴斯玛娜赫士》，在世界上也很著名被称为《热巴斯玛娜赫士》技术。图饰可以在边缘上，也可以是整个头巾。

最后一个是，社会功能---头巾的使用：自古以来头巾是每天穿戴的，也有特殊情况事件---婚礼，生孩子，哀悼，节日等等。每一个场合，要严格按照事件的性质和意义。考虑到颜色或者色彩组合，花纹特点，类型结构，方法，持有者年龄。在同一时间，头巾平衡了社会差异---富人和穷人的头巾彼此没有差别。

以上所列的头巾的各自的特点和其他类型的头巾。所以，《欧尔配克》像存在的方形头巾，但是他的尺寸没有规定标准。在图饰《欧尔配克》中《巴斯玛娜赫士》技术从来不应用，他一般绣上（奇克缅）白色或者彩色的丝线，在材料上业主一般用金或者银《卡克尔杜仔》，《揪拉巴腾》，与头巾不同，能立即允许判断主人的物质财富水平。也与头巾不同的是，欧尔配克像标尺，有丝绸毛边（萨叉克），中间2-4排的网格（哈纳）。

另外一种头巾--《沙尔》，是用羊毛或者别的某种材料制成。这立即限制了图饰技术《巴斯玛娜赫士》的应用，因为这种技术要求运用很热的水--达到80度，对于羊毛是不能接受的。同样的，对于《沙尔》没有尺寸，没有形状，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叉沙埠》和面纱，穿着是伊斯兰宗教的指示的一部分，可以使用不同的布匹，包括和丝绸，但与丝绸头巾不同，更稠密，比如，卡那乌丝绸。重要的是，与头巾不同----女人们应该学会从头到脚的包裹，胳膊和部分脸也要隐藏起来。由于这个----一个关于这个样式的覆盖物的基本要

求之一是形状---不是方形的，是矩形或者，而尺寸---160*200或者更大，取决于持有者的身高。这些覆盖物颜色的色域非常有限。这应该是黑色的，白色的或者深蓝色。

头巾的历史。头巾的历史与养蚕业的发展历史在阿塞拜疆紧密相关，几个世纪以来，被称为著名的桑蚕业国家，是北方与南方的中间环节，东方与西方的伟大的丝绸之路。历史事实证明，自古以来在阿塞拜疆就已经开始从事养蚕业----在这里他们养殖蚕，从中获得细的丝线，用它制成出色的纺织品，生产出惊人美丽和优雅的成品。

关于这些信息在古代史料中就有记载。在中世纪的旅行家的旅行记录，参观阿塞拜疆，阿尔-伊斯塔赫里 和阿尔-穆卡达希（在十世纪），马可波罗（在13世纪）关于丝绸制品从这里有提及。爱维亚茄楽瑟勒在17世纪提到在纳何其万关于丝绸的应用；写到，在舍基《在葡萄园和花园《饲养桑蚕和生产无与伦比的丝》，只有在西尔万马赫穆德巴德的一个地区生产《....一千个驼包的丝绸》。

根据资料西尔万盛产丝绸，在杰尔滨特从沙马基区运输大量的丝绸制品，都不能与她竞争。特别的是巴斯卡尔，和穆朱不同。这里从事生产各种各样的丝绸布匹---达拉，莫夫,哈斯赫尔美,杰里士,娜玛仔，塔腾勒克，卡那乌斯.卡那乌斯布匹在俄罗斯具有很高的声誉，它甚至被称作《沙玛黑卡》。但最流行的是丝绸头巾。

在十七世纪亚当·欧列尔伊,访问了沙马基区萨菲国王大使馆成员，他写道关于他的居民，《他们主要的职业是-纺纱，编织，刺绣丝绸和纸张》。从十六世纪下半年到十七世纪，奥杜巴特和纳西切万是最大的丝绸贸易中心，从这里发往威尼斯，马赛，阿姆斯特丹，伊斯坦布尔，阿勒颇。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高加索》报刊中写道《在莫斯科从沙马基省和俄罗斯其他省份甚至在国外发出29000普特的丝绸和丝绸制品，除了这个当地居民还广泛应用丝绸和其他丝绸服装》。格里戈里·加加林 ---俄罗斯美术爱好者，艺术研究者，皇家学院的首席张伯伦，皇家艺术学院的副领事，参观了沙马基，清楚了说明了这一点。根据科学院院士 苏穆巴特扎德的资料，在沙马基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技师数量已经达到650，从事布匹和丝绸加工，而历史学家奇拉戈扎德 指出，从丝绸中能出来男人或者女人的服装。其中一种最普遍和畅销的丝绸制品就是头巾。手工头巾和纺织品加工的质量不同。从事这些的家庭成员和业主都掌握染色的秘密和图饰语言，通过高超的技巧获得。并非巧合的是，阿塞拜疆丝绸制品，特别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独特的头巾在世界展览会公开展出。因此，今天能看到的一百多年以前的头巾制品，就可以很明确的告知我们，哪里或者谁制造的。

在民间风俗中关于阿塞拜疆头巾的描写，在阿塞拜疆文献中和阿塞拜疆造型艺术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苏联时期集中穿着面纱，没有触及头巾，但他的使用还是明显减少。作为女性服装的属性头巾在农村地区多半保留下

来，而在城市很多女性彻底放弃了它。在2000年初，民间工艺制造头巾还原了一个原始状态制造保留了所有的技术要求，还符合了产品结构和美学特征。《头巾》公司宣传举办活动，并在2005年率先在阿塞拜疆展览头巾的历史。在本次展览会中曝光的头巾是在丝绸中心和著名的舍基编织成的，然后图饰和染色是在丝绸中心的一个头巾城镇，著名的巴斯卡勒。他们纷纷推陈出新，提出了现代阿塞拜疆的艺术----塔季亚娜·阿轧巴巴耶娃,伊娜·克斯基娜，伊拉哈·瑟纳罗娃,法赫里亚·玛美多娃,以及专家们关于头巾的发展思想、组成和模式。另一个方向是加工不传统的头巾穿着形式（新生活头巾），是艺术家服装设计者伊拉哈　米尔纳吉尔·色纳罗娃提出的。

头巾的制造。头巾的制造---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费力又独特。它由四个完全不同的活动状态组成。第一---是丝绸布匹的制造---布匹。第二---压模。第三---施加到布匹表面得纹饰---花纹，最后，第四---染色。染色是头巾制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波亚克奇》　从事染色---整个头巾制造过程中的核心。一个有特殊天赋的人可以完成以上技师的所有活动部分。然而，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如今这些大师加德勒·沙菲伊夫，阿巴萨勒·塔勒波夫在巴斯卡勒出现，在沙马基的拉菲克·阿斯克罗夫，在舍基的阿弥拉斯郎和拉沙德·沙弥罗夫。许多世袭技师们一直以来被称为造头巾者。

自古以来，发生染色的技巧部分，被认为是特殊的地方，几乎神圣。根据居民巴斯卡勒说，他们的祖先认为《波亚克奇》接

近上帝，他被赋予了伟大的礼物，他掌握质量的秘密和所能做的一切。因此任何人，捐钱捐物，波亚克奇可以祈求上帝为他们解决一切问题。他也相信存在有益于健康的色调，比如蓝色，红色，赭石色或者金色。

头巾图饰的特点。头巾的混合图饰由花纹组成，具有悠久的历史模式。该混合构成可以是同心的或者是头巾周围边缘的形式---边饰。边饰，例如一系列的 《阿克扎闽》或者《叟嘎馁》第一眼看着很简单，伴随着着色技术《巴斯玛娜赫士》的记录，要求他们的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限度的仔细和需要更多的材料。同心结构，雕梁画柱，他们严格遵守规则，世界秩序的特点在于传动，千百年来把所有民族放在一起，彼此了解然后清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该组合物的装饰图案呈现的植物和几何图案，某些标志和符号，元素的平衡和和谐组合。这样的构成与在沙马基生产的头巾不同，并且特别的是，他们在 巴斯卡勒，被叫做 《巴斯卡勒》。这样的头

巾代表阿塞拜疆美丽油画《静物头巾》是到目前为止，从居民那里买来的，由文学资料和轧利波夫十号的口头描述，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历史和名字，如“SAH”（沙皇，国王），“沙赫-布塔”（皇帝布塔），“裘布塔”---小布塔，裘胥里布塔-韦其布塔》，《居里布塔-花布塔》，《士尔斯利布塔-生气的布塔》，《揪特布塔-成对布塔》，《哈蜜儿布塔-怀孕的布塔》，《塞富吉布塔 - 恋爱的布塔》，《巴达木布塔》---杏仁布塔和其他的。他们被切割，挖掘，从硬木中---梨或者核桃。加利卜也可以由金属制成，使得明确书法装饰。独立组由加利卜共同的标题《戈贝克》组成。

《头巾》丝绸中心在巴斯卡勒传播，随着头巾制造进行的研究工作，加深了头巾的历史，这是举办丝绸头巾博物馆的基础。这个在阿塞拜疆唯一的博物馆结构建造按照专业博物馆院士耶分基耶夫的想法还有归功于艺术博士耶分基耶夫的积极参与。展品中木织机机器，是制造头巾的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形式加利卜，其中一些超过200 - 300年。

头巾装饰的意义：比喻和类比。每个头巾元素和构成都赋有特定的含义，并填充有一定意义的元素组合物。头巾图饰表达生活和颜色与产品的普遍观念，观赏语义创造情感丰富的人际交往的空间。图案，固定在模具（加利卜）出现在代码

上，是很容易破译的文化社区代表代码。

头巾的颜色和图案帮助在社交过程中创造某种情绪。例如：红色头巾是新娘一个必不可少的礼物，上面有错综复杂的蔓藤花纹，这是给她的公公和婆婆的，当新娘在婚礼上，客人必须抛出鲜艳颜色的头巾在新郎的肩上。平日里，要是离家或是家里来了重要客人，女子的头上必须带上颜色沉稳的头巾——“叟嚼内”，“叟度尔玛”(洋葱，黄色)戈赫维伊（咖啡色）以及其他。黑色的头巾代表着严峻，庄重，可以配合表达心情承重的场合。而装饰华丽的头巾，颜色的鲜艳感可以营造欢乐和喜悦的环境。根据古代阿塞拜疆的传统，阿塞拜疆女子在作战男子之间投掷头巾的传统，可以使作战男子避免流血。并且当一个女子同意婚事的事实的时候，她会给小伙子自己的头巾向她求婚。关于头巾还有很多故事，比如：头巾可以治病，防止邪恶的眼睛，和保护免受伤害。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冰凉的头巾可以在炎热中创造舒适。

装饰品的组成，头巾的使用，不同于地毯。但是，对于所有它的独特性具有相同的通用特性和表达所有不变的永恒主题。它——动物（鹿，鱼，鸟）鲜花和蔬菜生长的基本原理，模式和组合物的含义反应在名称海松树脂。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头巾的不同装饰风格——有时严格定义的规则。还可以根据主人的心理和情绪状态《塔瓦克莎》。例如，该组合物形成头巾的图案《巴斯卡勒》，这是指一组同心。由艺术家解释为一种宇宙的图片与宇宙的中心和人的想法，这是很普遍的。这些观念和信念最好的保护了人，

（“沙阿”，《沙阿-布塔》），这个山是（《基克》哈士耶），并且，在这个世界的物理结局，生活在继续，在另一个世界-最高的山-将会更加丰富，多彩多样。大概是这样，这些头巾单色和用于许多不同的加利卜的制造。有趣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头巾被认为是图案化，和音形态，这是在青铜器和陶器古代考古学文化所呈现的。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今天巴斯卡勒的主人叫他们加利卜按照这些图像。例如，通过加利卜头巾称之为<戈贝克>（肚脐）的中心装饰品应用。代表四分之一部分加利卜同心组合物形成一个等边交叉，并与世界的中心以及相关的圈子，圆形或周围有正方形的宇宙。根据一些研究，特别是考古学文化《加号符号为圆形或正方形内封闭的，代表着世界中心的萨满教的概念，即“空间脐带”》

头巾的折叠过程包含了深厚的内涵和严格规范。第一步，将其折成三段一样长的，并且经过三次折叠后应该形成具有18-20厘米的侧面的正方形，这样做是因为长期的交流和商榷以及长时间的头巾工艺流传下来的。据他们的说法，自然界中的规律是不变的，是头巾经过时间的流逝，自然的翻版。正如自然界和生活中谜团，众生，欢乐，自由，爱情，悲伤。头巾正是包含了所有，正如圣礼创造了神奇的丝绸以及各种各样神奇，秘密的制造。此外头巾从中间分开具有三个代表和两个互联的意思，从自然开始——生与死，善与恶，真理和谬论。接下来是三个褶皱所代表的含义，人们决定生活的向往——爱与恨，强或弱，智慧或愚蠢。这个思想，是斯洛伐克技师们传过来的——头巾。体现凝聚百年的人，传播代代相传的经验。它并不奇怪，正如弗洛姆就有存在主义和历史二分法的想法。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初期符合和谐相处的思想，因为他是——通用的。

头巾的发展前景。2014年11月26日，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名单中包括《传统艺术与象征头巾，生产和女性佩戴头巾》这证实了诣在采取保护文化现象的措施，主要是保存头巾现象的文化。这是实现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政策在文化领域的事实，以及保护这一文化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在阿塞拜疆各地区举办头巾展览，演讲以及技师班。最重要的是教育单位组织为年轻人打造关于头巾的技能和技巧的创新，从而可以长期保留此文化。

**文献：**


1.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об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Баку, 1968
2. Алекперов А.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Баку, 1960
3. Каракашлы К.Т.Об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х головных уборах.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Баку, 1973
4. Vəlixanlı N.M. IX-XII əsr ərəb coğrafiyaşünas- səyyahları Azərbaycan haqqında. Bakı, 1974
5. Эвлия Челеби, Книга путешествий. Перевод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Вып.3. Земли Закавказья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Малой Азии и Ирана. М., 1983